

11156  
11149

方

舟

集

六



謄錄監生臣沈 霽

謄錄貢生臣張大同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十五

宋 李石 撰

墓誌銘

龔漢卿墓誌銘

龔冠從隴西李石授春秋大易其人專默靜篤謂可與  
為皇王帝霸之學既而習為古文凡所以讀書一惟文  
之求其說自先秦古書至遷固以下不論其詞務為深  
峭險刻絕人數等至使人讀之不能句龔從旁睨之捧



腹吶吶亦自不能疾聲乃始快幸以為篇之得意處其  
為詩尤甚以意立句以句立字以去聲病視他人陳語  
不啻疥癩著體必欲爬剔洒濯摘去乃已時出之以誇  
坐人人至捩眼不喜反憎嫉之至其好處又相與思而  
味之於別後以為可愛嘗謂龔曰文章聖賢中和道德  
發越於聲音語言而乃格磔聱牙於肝肺如落湍驚濤  
於礎竇穿穴之中何以自毓於清明坦蕩之地乎嗚呼  
龔之所以不壽乎龔舉進士輒罷宋遠孫賈敦夫教授

簡州龔往從之率程其試於舉子為第一死之日大呼  
自指其腹曰此腹學何所不有才何所不可用以卒聞  
者哀之年若干卒以某年某月葬以某年某月龔世不  
仕娶楊氏未及月龔死無子改嫁龔一名齊寢字漢卿  
父某先卒殯既久龔死貧甚其徒為市棺以殯其父之  
側不能葬平日知龔者多名人率欲葬之而未果會太  
守鮮于侯侃舊識龔相與告之諾出金又相與賻者勾  
龍惠趙傳其學徒王珉劉崇王巖與持無服喪以歲其

金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事舉其父喪而祔以龔愛友以及其親禮也龔之文可  
傳者百許篇其母老弟弱讀其文必有終哀龔之身後  
者銘曰文可編貽其世之傳吁奈何乎天

王九成夷仲墓誌銘

君諱九成字夷仲石初因君亡友劉子夷叔而得其人  
蓋誠厚樂善知好吾輩者也始余與劉子皆居東州少  
交西州士未甚為西州士所知或足一至西州率睥睨  
諸公間少有一語合其他可知也劉子從李公瓆為辟

客舟行碎舟石佛灘下僅以身脫無一人哀之者過二  
江得君父子館於其家如素所熟劉子心怪之既而果  
為人排擠卒不合掉臂東歸謂余曰殆哉此行賴王君  
父子多矣且言君之賢能誦吾二人之文因勸余交其  
人余官成都君果挾劉子之知以來且自言從臨邛黃  
源學讀易久矣幸以劉子故得印證可乎自是率四十  
里間一早來暮去其來遇坐客劇談君抗身揖客坐席  
上欣欣若有得不出聲以去余固竒君之為人也後二

年劉子與余偕官東南時各出一文示人輒聲不能句  
至使人含怒裂去不顧以是多得唾罵益甚吾二人竊  
竊自語曰是前日東西州也况萬里吳乎此文王夷仲  
却知容吾輩也劉子死於館職余亦罷學官以歸官成  
都君之子知方來泣告葬日謁銘余曰是平日愛吾文  
者劉子死矣非石誰宜銘按君世雙流人曾祖某祖某  
父某卒以紹興二十九年某月葬以三十二年十二月  
年五十八娶袁氏一子即知方也所居竹勝處館有師

凡有書觴豆琴奕非獨自娛亦以娛客每客至多四方名  
士相與說學問文章子弟立侍几杖斤斤蓋一義方門  
也至君沉厚和緩望望若欲有施於世惜夫不工場屋  
舉子業而樂從吾輩為迂濶左計其卒止此也銘曰佩  
明月之旗不若紵絮之易衣饜九房之芝不若黍穀之  
易糜人棄我收爽世所宜二江合流沂海以西匪君曷  
思惟友之悲有定其幽請相吾詩

王志遠墓誌

王君諱宏字志遠以紹興二十五年月日卒卒之五年  
其子謀葬而甚貧作貧無以葬賦泣血哀求於人人讀  
之至有為之出涕者呼為王孝子往往出錢助之又  
不能多其子得錢即買地既窆穴為墓材工徒皆集事垂  
十八九成或強家遣人出語怖憾罵言曰是我鄰為青  
龍臂不應穴堙塞之斥工徒皆散走王孝子又自作書  
咨聞強家必欲葬葬日益迫不得退炷香於得道山張  
仙翁求哀仙翁告之未言也李石適游山見王孝子者



癯然呶呶語若含哽不能出時作悲怨聲傍人至為叙  
所哀以告王孝子者泣石亦泣取其賦與書讀之問之  
則鄉先生王君之子也嗚呼誰非人子天下之至善極  
於堯舜之孝天下之至不善極於桀跖之暴今以堯舜  
之孝雖桀跖不敢以所暴加之至於一禽一魚猶知格  
心弭耳以聽者況於士類乎因呼王孝子手飯飯之囑  
之令改卜庶以是日克葬因携賦與書示人共得錢別  
買地窆穴為墓材工徒如初王孝子乃始拭淚視成事

舉柩衣衾而納之壙先是志遠之父母未葬並舉二柩同穴而以志遠附而窆焉實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娶文氏二子一女孝子名翔即長子也次曰某女未嫁翔傭以養其母而能自立於文嗚呼志遠為名進士困場屋以死今幸有子如翔者可謂孝矣王氏資中人唐功庭蘭之後因書之為誌云

勾龍府君墓誌

惟勾龍持正氏世種德不逢至其孫復成始唾手掇取

科第筮官成都撫屬自惟父祖槁項死場屋不振得一  
官無以致九泉之奉適其祖葬日逼自叙其世所出與  
其大母行實大軸謁銘隴西李石念與其祖為布衣交  
諸父為舊游復成則十年前泮林生徒也因謂之曰志  
其文則復成之文為已華矣何必更求若曰父死以子  
承重則諸父在以孫承重則二兄在若以已仕父祖不  
逮以遲於祿養則自言為甚難且至親無容至哀無文  
至痛發於涕淚聲音足矣復成之文不過徵取他人之

文以益其文有餘矣昔叔氏以禮許人人譏其怙且專  
曾申之於禮曰吾聞諸申之父且以孫文其祖之死不  
自專而聞有所從借以予為父祖之執也其言可不可  
者則有憑則應曰諾持正諱權為舍學名進士卒於某  
年月葬以某年月祔以周氏子若干孫若干墓在資陽  
縣某鄉他日併復成狀刻諸壙為誌

勾龍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持國姓勾龍氏昔有令於資陽諱偃者君其

後也方三舍法行蚤奮名場屋既升內舍適舍法罷後  
有旨免省當出官曰尚可老主簿乎卒低回不試或謂  
君隱於貨初無必仕姑以儒學媚世以毓德齋志云耳  
故其處已也退然若無所營毅然若不可犯其居鄉也  
以謹恭降其心以禮義和其色惴惴恐人之議其後而  
以貨名巖之也資陽之南為東津東津之西有巨壑巉  
壁千尺有古鑿崖腹曰佛頭君擇勝處築屋曰此吾菟  
裘也每時節衣冠杖履長先幼從鄰里往來濟濟睦睦

相推敬或客至則爭為具務豐侈為驩客去則巾篚哀  
率為餞多君倡之也以門塾教同里有文學相輩行者  
必咨問之為詩文或暮夜推戶索酒吟賦喧闐至挽袖  
奪筆不醉不去余被丁丑號召携家艤舟訪其居君之  
內子錢於余之曾祖為姑姪相與團聚俎豆燈燭青瑩  
子弟出屏拜容袖卷口誦近作詩賦求可否君曰吾自  
覺此是衮衮者差強耳余以是愧君年若干以卒曾祖  
某祖某父某娶錢氏先卒二子立夫德方皆從余游孫

若干人卒以乾道某年月日葬以某月日墓在縣某地  
余竊自哂君不余負而余負君何也始余以先君子喪  
居方舟君兄弟携子姪指環曰從賢師為致滫瀡悅親  
可乎君之郎君亦疊疊下筆有序惜其不克卒吾業負  
老子所期所幸姪孫復成教授廣漢亦吾徒能書翁行  
實得以藉手為君銘銘曰內之有餘外之不願山林之  
華髮孰與黃埃之槁面及吾游從詩書履踐嘗欲以資  
中數君子者為耆舊傳矢銘厥幽一鄉之善



支興道墓誌銘

張子寬先生易師也。以小學教授。雖童稚勝衣者。登其門。皆以著數授之。凡前輩讀易有聲場屋者。自其門出。石年九歲。與支君興道。吳君德駿。同遊先生之門。先生遇之。不以童稚。句讀也。君長余三歲。率能誦師說。退即抗聲作色。以鼓舞羣稚。人爭竊其說。以復於師。而幸免者。未幾與君各更師。他門里巷。不遠往來。每示題義講說。不異向來時。然回視昔年淳和樸厚之氣。已比比為

聲病舉子剽竊之文余則知之君則未知也一日君若有所憂曰親老家貧未即振發可若何余曰勉來相就坐羣兒間提秃筆掖公於敗亡未晚君以為夸而笑之君每試不廢輒不遇余登第興道姪壻趙遠以狀元歸鄉支門爛然自榮君一日獨致僕曰他人飯新先輩禮也某於吾人豈敢泛泛於衆容杯酒僕仕成都學官興道以疾告未幾卒卒以某年月日年若干葬以某年月日石家居其子某兄弟袖卷不敢言而以泣拜出卷則

君之從弟全州戶曹日中狀云支氏其先出合陽詳仕唐為許州節度子師友官於資為資之祖資祖四世名漸者元祐八年以孝旌其門曾祖諱某則孝子之兄弟也祖成父翊皆不仕娶楊氏先卒再娶馬氏四子皆儒業三女一適侯播一適黃庭一許適侯棫孫五人君孝友溫豫喜愠不見於色龐然福厚君子也長於治生幾以致富四子各占大第以處之病中召諸子誦書曰吾老手未嘗釋卷老病聞書聲則宵次廓廓矣汝曹勉而

持之以正學而不成不失為鄉之善人以卒君諱時起  
興道字也銘曰吾率夢與君遊小學如平生師操扑拮  
坐君從傍也發笈執卷以立吾凜凜以驚夢覺則君死  
矣嗚呼君夢乎吾夢乎吾俾吾兒與君之子修再世之  
盟義久則重勢久則輕不忘素交以為君銘

王承信墓誌銘

承信郎王椿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祔以妻郭  
氏併其兄堂其長子下班祇應槩之妻田氏凡四喪皆

其子令望之舉也令望以左迪功郎合江縣尉狀來告  
曰屬襁兄弟父死緩葬且以疾不及來繼以其兄鄉貢  
進士令德書來又繼以其子壻前嘉州峨眉簿尉田俊  
心親來任令望不來之責且言其故甚有禮則按狀云  
承信君以其祖文至道間以南夷擾邊募子弟軍守禦  
朝廷旌其忠賜印名其所守山為青山許世襲為土主  
以主其子弟軍丈之長子堂政和六年又募子弟軍與  
石泉夷人戰死事賜一子官以無嗣承信君以其兄陣

亡恩補官校尉該建炎登極恩轉承信郎知橫江寨未  
赴丁母辛氏憂登峨眉山一跪一拜事佛以致念母之  
痛乃曰吾所以執檄致喜者為親也吾縱未能執一矢  
效死戰陣忍坐視多事之世及鼠雀簿領間乎吾幸不  
至貧此生一廛地足矣性倜儻自適孝於親睦於族黨  
仁於里鄰而厚於賓客人有緩急捐金不惜幾至破產  
然好客飲酒自適林泉不衰享年若干以卒妻郭氏以  
某年卒二子槩前長寧軍巡乾道五年五月日卒次曰

令望業進士二女長適田俊心次適前資州司理參軍  
黃思立槩無子以令望之子榮祖為後嘗致論今之邊  
豪自募鄉丁守其地豈惟其父母墳墓之愛出死力不  
惜至其知山川險阻利害非他兵之比此李衛公雄邊  
子弟法也瀘之王氏世守忠義不變青山之寢恩未艾  
也而承信君其力可以自致而父子一官止此耶吾友  
正字劉夷叔漢嘉守白麟皆以文誅之其可不銘銘曰  
一俎之容勇不如陣一錐之舌銳不如刃吾寧去彼取



此對青山飲酒以佩青山之賜印乎吾固知君之豪而  
銘諸重以客之言為信

范叔源墓誌銘

范氏自忠文蜀國公以名節大其家至猶子榮國公淵  
深質正不見圭角而太史唐鑑公凜然可畏克肖蜀國  
凡范氏食之而不盡者非一世之積故蜀之言家法者  
首以范氏而蘇氏次之石蚤客於范氏獲交其羣從子  
弟頗多賢而有文不相依藉各欲自立而叔源諱淮以

贈太尉錯為曾祖以榮國公百祿為祖以贈太中大夫  
祖述為父其世代著於天下人知尊敬而叔源能知上  
世之可學者以滋其性初以太中公恩得官年未冠頗  
欲深却以收文字之績始試吏為仙井監錄事參軍以  
鹽法與長史競不屈於勢有識者益知范氏之有子以  
從兄埴將漕本路換榮州錄事參軍其辨金氏獄直數  
十年之寃金氏素偃以喜故失杖而起一州推其神叔  
源自挾世學不少與當路要人屈故官薄不甚進辟監

蜀州黑水鎮酒稅監成都府王店鎮酒稅監成都府商  
稅雖筦庫間不為苟計如減虛額核羨緡類不觀大吏  
顏色故始知叔源者終益不合晚乃用舉者得右宣教  
郎覃恩轉右通直郎知簡州平泉縣未幾而叔源引疾  
去矣疾少間轉右奉議郎知雅州廬山縣縣扼制夷蠻  
以互市畧相羈縻叔源增礮門倚角之戍而嚴禁姦民  
之私為市至今為法未幾疾復作遂以不起凡廬山之  
民哭之者廢其市實乾道丙戌九月十二日年五十二

方叔源年少時欲起榮國太史之絕學以上襲忠文滿口故家典型而問學淵源內有師友蓋所至薄其官若泛然者已有聲如此而乃不克壽其可哀已叔源有子仲黼清苦而甚修久從石游將以乾道辛卯十月二十三日甲子葬叔源於雙流縣宜城鄉諸葛里曹池山之原以其母王氏之命求石書其墓石於叔源父子蓋數世之交且斯文相與不薄石其敢辭叔源二子長仲黼次仲共鄉貢進士出繼仲兄之後女三人適王晞益程

師夔餘未筭凡墓誌之所不及者仲黼家傳為詳此不復著銘曰世可以髣髴王道者惟故家為然世益久而益有所憑藉宜其孫子多賢如蜀之范蘇誕后稷之穡者蓋踰百年矣文獻可考豈與夫崛起者校其後先哉如叔源氏欲永其世而或勝其天尚有諸子能力於學以大其傳

文溪居士墓誌銘

文溪居士者楊紹肯堂也肯堂資之銀山人文溪銀山

之佳處肯堂之隱居也故太史邵公博曰東園公以所  
居得名肯堂終將隱於文溪雖名不嫌故肯堂得以名  
始肯堂為進士意行行欲唾手取富貴不得試則又以  
其康濟皇王帝霸之學移之於樹藝果蔬之細自以當  
世軒冕之榮不博此丘壑林泉之勝其有取於文溪之  
名若甚廉凡世人所必爭者在所不屑而世或不信何  
也初肯堂家所資不薄所交皆豪右聯車馬接杯觴所  
至人爭後先延納聲稱豈遽甘為山中之癯顧所爭於

一試有不獲已者然則隱於文溪而士名之居者於肯  
堂蓋屈也曾祖翹祖恕父中邵山谷所志寬之墓寬之  
恕字也肯堂與其兄綰皆及見山谷故肯堂兄弟所藏  
山谷篇章筆蹟為多交游以經前輩所推許者益歸重  
焉娶何氏生二子曰璋曰某皆卒二孫曰某曰某方璋  
未死時謁銘以葬其父甚急念不敢虛人子既往之心  
於九原也則為銘銘曰我訪文溪溪花始開鳥鳴花間  
相客酒杯居士拍手顧客以哈曰此過眼如風中埃別



日幾何視此溪水人則不遇溪名之侈一經品題斯為  
可恃彰厥有來棲鳳之址

鄭隱君墓誌銘

美原為虛以鹽為實蓋江漑之市地隔江望葛仙山在  
拱揖間人驚其市為井故環井以居僅數十主其地以  
致富多詩書大家惟鄭氏富而學者故以衣冠持世久  
且不廢其子弟羣從文雅鬱鬱視仙山俱秀為秀民惟  
鄭氏為石之母太恭人杜有對假兩姨親甫冠獲至鄭

氏有簪帽扶杖白鬚鬢狀甚古立受拜問訊諸生學業  
如前輩不倦其家塾多騷士詞人為教授其後生郎君  
裘馬鮮明呵喝出入好場屋聲名每每釀酒為聚會夜  
炬火吹竽擊鼓達旦笑語其一種豪尚可喜其間又有  
澹然自得几硯不羣則今鄭丞君粹道也粹道於余有  
十年之長凡至粹道必陞堂致拜其母多曉客語或曰  
向年少郎話有味宜交之後四十年與粹道相視官路  
各為翁矣一日粹道執石泣曰父母未葬父不及見公

而母氏知敬重於公敢請銘則按張緒主簿狀云君諱某字某其先滎陽人唐宰相諱綱生二子曰臯官滎之資遂為滎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世譜相聯不以仕名唐四姓之一也隱君世儒不善治生業卜別墅美原江上以牢盆致富常恐遂墮素風故雖逾修先業而於什伯錐刀不屑也其家範儀矩付之儒術而教子丁寧委之師友而施予不倦付之道塗醫巫卜相技藝者之口故視諸人蘊利自封者獨能不衰又有一事甚異一日廣

漢得危疾或勸以作大願力可遣死君曰吾鄉之龍灘灘  
磧高如狼牙羊角舟不戒多覆溺儻得不死當竭家財  
除去之後還鄉方興役一夜失磧所在今為平川往來  
者以為君孝友誠實之感娶景氏後十五年卒年六十  
八以卒卒以某年月葬以某年月以某氏祔墓於某山  
子女若干銘曰水鑿鑿盆牢手作山峩峩仙風不磨墊  
孰利詩書不墜惟父惟兄九原幽窆永世之銘

范隱君墓誌銘

先君子與鄉大夫謝廷直善石每念幼穉時廷直過門  
先君子呼出侍側誦書及詩文廷直喜之因言其三范  
甥之賢以相勉且約日携三范甥入城見先君子曰此  
范君之諸郎也呼石出揖拜如通家子弟禮又指子駿  
曰此與汝齊年其人才過於汝數等矣可善交之後子  
駿伯仲連薦石兄弟獨後先君子每舉子駿兄弟以垂勸  
激訓勵甚至間三歲場屋未嘗不相逐各叙兩家嚴君  
責望之意以相警各駭然流汗抱卷屏氣帖息廊廡下

既而石兄弟忝一第而子駿兄弟始以恩榜奏名然兩  
家祿養皆銜痛莫及先君子去世二十年子駿乃始謁  
其父葬銘嗚呼夙世尚何敢辭按君諱某字某范氏出  
高平之系自五世祖居龍水為聞家自成都范淳夫氏  
令此邑與諸范通譜講學問文章而龍水范亦有累世  
科第文鳴當世他人莫及也君在羣從間慷慨風節退  
然一丘一壑有輕去富貴之意任人之急成人之事闢  
館以重客推財以恤人孝愛而溫文謙厚而篤實使得

遂其志少見其所施於世豈特一鄉士君子而已哉嗚呼君既高蹈潛伏銳意於教子其子亦躋蹬場屋天必有以處此今未可量也卒以紹興戊辰夏五月十七日年六十四後十七年隆興甲申仲冬乃克葬娶承務郎謝天隱之女三子亦辨亦驥皆奏名文學出官鼎四舉不第以卒二女嫁貢士謝時習進士謝時舉孫男九人銘曰惟龍水范以世學名君乃退然廉於取榮曰吾有子人授一經一門三秀捷於飛鳴其種之良其莠之成



有來不遲天意豈輕後將大之以韜詩銘

范元功墓誌銘

圭字元功更字信仲以舊字行於黨友間丙午穎冒敵禍敵以元功是年拔解為有名進士乃縛載駢背入燕山厚館之與讀書郎君處時字文虛中叔通司馬朴文叔朱芾輩皆朝中名流相與說中國學問間得炷香南望慟哭敵欲屈之不能然亦不忍殺又欲更轉入北地乘間脫去入府州折氏可求世襲導中國正朔義元功

為人壻之元功既得婦盡得折氏所藏中國四庫書讀之固非所樂折氏知之因題其所著書曰歸蜀集而名其所生子曰蜀孫居頃之李顯忠自延州擒羅索不殺與盟而縱之欲與借兵西夏俾為內應以恢復五路既而夏人先破麟府二州元功避亂入晉山軍夏人又夾圍晉山軍急外援已絕時中國和議詔適至元功縋城出謁李顯忠曰公所為此舉者為中國五路恢復計也今和議之詔已至願約夏人解甲拜詔公之忠諫豈惟

惠此一城因出詔與顯忠讀之泣下夏人果解去顯忠  
歸國元功亦迤邐至蜀走行在所自列朝廷以顯忠忠  
節因以及元功也錄而官之為右迪功郎監潭州嶽祠  
郭浩帥金州才其人辟為錄事參軍又辟洵陽簿關陞  
從事郎以賞循文林郎知閬州奉國縣以舉主改宣教  
郎監興元府稅姚公仲欲招而客之元功冒大暑携家  
赴之卒於梓潼驛舍年四十九元功先蜀人親忠文公  
之曾孫生於許負汝潁奇氣流落兵間有幽燕豪俠之

風至其發為文章和厚清深則元祐子孫家法也方元  
功西歸石亦客成都時蘇子籍程子揆王子灼譚子拂  
雲與石羣從多俊人日夕文字往來或頃不見折簡遣  
人杯酒相鉤致酒半能轉喉音作南北胡漢語言至天  
下事兵家利害所歷山川道里可攻可守此勝此負如  
析毫髮指掌間能使人意感神馳而悅其言也嘗曰國  
家能用度外士則大功業成矣長轡短馭而欲求天下  
馬乎曾祖忠文公諱鎮祖某父某先娶折氏以卒再娶

樊氏二子某某卒以某年某月日葬以隆興二年十二月日有文集十卷藏於家銘曰甲戌之冬再見元功於太城已怪其火浮土濁喉中軋軋如逆流挽舟之聲問之則食乾腊飲酒而龐然以重其形此距其死無幾日矣文章功業得失重輕在元功特一瞬目也若雀之與蚊虻嗚呼元功曷難厥生岷山不磨有風吾銘

蒲隱君墓誌銘

閩中蒲氏多父兄子弟各能推其先閔詩書世傳以矜

耀於人檢束繩墨自有一種風氣大受自號漫叟仕不進而性學甚明詩甚有句法足以傾時輩凡蒲氏俊少皆習其傳大觀大淵經學義理益邃詩如漫叟之工雖困於布韋而聲名所壓不減王公之貴所至稱為佳士脫去塵外可珍也大觀者諱某中奉公仲子法當得官而推避引去不屑欲自致科第卒不如志隱峨眉山下築室榜曰心遠漫叟為之記許之曰仲氏吾見其止之也大觀亦自信不疑飄然處油然忘林泉勝處澹然如禪

人幽子抱被裹帽即往茹蔬飲水落落所至不問真盛  
時遺逸難進之君子歟年四十七卒於洪雅曾祖某官  
祖某官父中奉公某娶某氏二子崇槩以年月日葬某  
地其子槩以其兄懿文修職君狀來請銘石知其人且  
交修職兄為深銘曰邨焉逸足車下之不屬冥焉竒翼  
樊中之不畜士有說焉於或進或退者所不能名而銘  
以誌其獨其藏為隱君子之谷

馮主簿墓誌銘



已卯冬石以太學博士罷宰相憐其無罪俾典成都學  
且寄聲曰此小司業也到官喻以朝廷養育意示以成  
均舊規生徒負笈至千人以上諸司大吏與一二十大將  
相與贊喜出金助成時吾友馮懋適為錢糧官曰此盛  
事也吾黨可以鋪餽來傾廩以給無難事比之囊橐鼠  
雀斯斯者有間石以是賢其人會懋舉父喪事遣其弟  
恕躡屩泥塗數百里不憚自其兄官上携其叔中江亟  
之狀謁銘且恕亦泮林生徒也其忍違諸惟普之馮氏

世為閭家其父子兄弟以詩書相頡頏雖甚貧不破業  
雖至老不廢學其為名卿才大夫者踵武以至代有人  
也主簿君雖老於縣曹然有子登第能文其季二子亦  
俊於學問其所得比於諸馮者未可涯也喜藏書至萬  
卷四庫之目甚富有一錢即惟書之市曰有一不惜蠹  
淫吾書非儒門子也累薦晚年乃與郎聯輟場屋以特  
恩調官人固哀其不遇也年三十五以卒先娶李氏再  
娶張氏再娶趙氏三子懋為昌州教授季郎曰思曰恕

皆李錫也二女嫁年某六世祖太保公諱知微曾祖某  
奉議郎祖某父某依雙溪李氏以居今居樂至葬安岳  
縣祖域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銘曰余嘗過主  
簿君之故居其所以畀其後森然一水一竹足為久大  
之模想其父子兄弟吟嘯翔步於風雨淡泊之不渝尤  
恨不及把酒登堂以發其屋壁之書銘其幽竈其忍忘  
諸

塗勉仲墓誌銘

按元稹傳載嚴礪節度東川沒入居民塗山甫等八百餘家田產奴婢為稹所劾礪與山甫皆東川人豈有怙用其勢以暴其鄉之人如此蓋以素仇所私非一日耶今塗氏嚴氏皆為梓望姓兩家阡陌相接如昔時而詩書家法葉葉相與通姻婭甚歡塗出山甫而嚴出礪無疑也嗚呼退之援同姓於毛仙翁孔文舉記通家於李元禮吾儒以寇為婚以明易之變浮屠氏以平等視冤親痛一念之由失至百劫相讐不悟可悲也夫中江塗

勉仲者娶嚴氏兩家有佳子弟多從余游而勉仲尤厚者勉仲之弟端卿於余為同年進士而勉仲兩郎曰森曰柄亦得以藉口意愛如通家骨肉余為學官成都勉仲歲遣兩郎修執經禮逮倅彭至間居資中兩郎子往來不絕森柄得於二禮大小戴氏學亦出父之親授也森以治禮兩預賓薦柄更從余讀春秋勉仲倉卒得腹病森留侍父病柄適留資未知也勉仲且死執森手曰汝力學無以怠惰汝等李氏門終可依以卒森訃書

詞來資速柄歸云爾也端卿狀云勉仲兄葬有日森視  
寤辨大事不及來舁柄挾狀以謁銘余固不以森為不  
敏而痛柄之請詞苦苦再三為得禮也縣有塗使君祠  
則勉仲世為中江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業儒不仕  
勉仲儒者於生事不疎而有理以自給其所樂予則里  
鄰吉凶緩急佛道祠廟橋梁營造首倡悉力不吝惜至  
焚券市義又不知幾何人然其人剛介有守凌轢非意  
如丘山欲壓者一毫不挫也至今牛翁爭蹊與里胥之

珥筆者猶佩勉仲高誼以自懼伏其晚進鄉校小生服膺善訓於勉仲者可忘哉年五十六卒葬以某年月日銘曰兒日讀書翁喜傾耳兒今嗚嗚哭翁淚洗垂盡之言兒奚不知清懷之葬使君之祠

陳次雲墓誌銘

次雲陳氏生資中下邑少為學不若章句儒獨好春秋喜說王霸縱橫大畧家業雄於財次雲因累世之資施與四方遊士頗襲關中大俠名迹是時敵再入中原張



甚次雲謂功名可致日與其客雜論史漢形勢復間以  
春秋談劇索酒歡呼顧一邑若不足容我其英槩凜然  
聲播國中有聞士多遊其門賢卿大夫過者願交不得  
交者率以為恨士之聚會歲中數十百人不惟此客之  
死喪婚祭學之未有成與寃之不伸者皆以望次雲獨  
身任之必滿其望以成我之能事乃已坐此貲益落然  
猶假貸其族以為義不悔也次雲博衣大袖過市人無  
少長拱立屏氣以過其車蓋尊敬之如此其或少爭語

必取訂焉有隱惟恐次雲之知也故所居人無越禮踰  
檢一鄉率賴以多修護之士次雲蚤以春秋薦上凡三  
登名輒外省報罷以為是不足溷我歲戊寅辦舟東去  
且哀所有書欲扣闕下舟具夜與客飲縱談萬里所欲  
為者霜月清泐脫帽解衣得酒豪甚不知寒氣之侵人  
深也以是得疾越七日死適歲除矣士友聞之失聲其  
里中至為端月廢相慶次雲有祖母柳年高供養甚備  
次雲死柳鬱鬱不樂援太母恩得封太孺人以慰其心

後亦卒次雲父母未葬欲營寬敞地以待置守塚有念甚大而不幸死矣次雲名泌年四十二曾祖可之祖翱父奎皆不仕子仲部一女適李圓次雲有弟濤亦卒兩房孤孀以乾道辛卯十二月己酉舉三世五喪葬於資陽縣三江鎮丁山之原次雲久與石游石謂次雲氣宇不碌碌真可託而次雲亦謂石可為好者故以吾子圓娶次雲之女石老矣屏居田園思得與次雲把酒論文追道少年逸氣以為樂而不可得矣其尚忍銘銘曰以

氣養學擴之浩然豪邁不羈其才可賢屈折下士其性  
則天與之以彼靳之以年天地之大而人有憾也亦不  
容言乎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十六

宋李石撰

墓誌銘

李隱君墓誌銘

君諱駸字致遠姓李氏年六十五卒卒以隆興元年八月二十三日葬以乾道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先葬期其子厚次序君狀實謁銘曰幸同出簡譜不敢以屬他自簡道資一再往返拜請愈力辭不得且厚夫婦嘗剔股

肉愈母疾是宜得銘則按君與余同出唐隱太子小字芝蘭者其子諱文釋遷蜀之簡葬之為始祖由簡以別平泉貴平資之北門為三由資以合於平泉由平泉以合貴平世數昭穆君子余為諸父行君之猶子鼎為同年進士與平泉羣從兄弟往來知君家詩禮儒學所自蓋以孝友誠實信於鄰里而聞於道塗有巖穴竒異之行而不窘險以自困有豪俠邁往之氣而不矜尚以自用士大夫之過貴平者聞君之名必款其廬而求識君

面曰此隱君子也有夜持杖入為盜人殺之里保以殺人告君以暮夜殺盜有法反以殺人論將獄及非辜力止之曰苟有坐吾任之官歲大作祿津橋隨作隨壞君曰苟役病也與其歲以苟役病民請以身視役庀成潦不能壞歲役乃寬折券以市周急之仁讓畔以平牛翁之訟至所緩急不以有無為解且曰乾餼既愆民甘於不仁吾特倡力以愧吝嗇貪鄙之心非以富沽市井名也聞者愧之曾祖世長祖交父堯封不仕娶文氏先君



五年卒祔君喪以葬於隆州仁壽鄉三子厚將仕郎金州司戶叅軍次曰厯曰厦皆業儒三女適士人王攷文廉能文尚能右厚狀之詞云爾狀又云八世祖諱堪節度正散將充陵州軍事押衙左一將銀青光祿大夫死事其母誅而碣之云涪江靜寇沱水遏兇譽播兩川功高受禍自古以來名將不得其死又曰迎靈柩以歸鄉大置墳之所則八世自簡以別於貴平為鄉其久審矣其曰節度正散將陵州押衙左一將者當是西川節度

陳敬瑄牙將也佐高仁厚與楊師立戰於涪城豈遂死  
師立之戰於涪沱間乎其曰不得其死者或遂以功高  
併與仁厚為敬瑄所不容也唐紀載僖宗五年駕至自成  
都以正月改元光啟誅八月猶曰中和者蜀亂正朔隔  
絕未通誅文可觀特考正而表出之銘曰儒俠並用學  
且藝將種弗耀豈其世衆山一雲念含涕矢銘厥幽尚  
永裔

李隱君墓誌

石家本唐李氏自為兒時聞大父行言葬於簡之平泉  
其入蜀之鼻祖也雖居資而於資為孤族五世昭穆所  
與親親之恩不絕者視簡族為之本故簡之諸李皆得  
以譜通夔中者其女兄嫁三江陳泌吾遣吾兒娶泌女  
則夔中之甥故夔中與余為兄弟行夔中曰吾葬父矣  
請謁銘按夔中父隱君諱某字某本太學生先世大父  
某進五經義天子嘉之命直講太學故君得侍大父久  
留太學肄業幾十年年甫十八程藝率抗衡英俊燕雲

兵起朝廷訪材武甚急君曰吾三世儒者困場屋一官  
幸捷中何擇哉即習武舉亦屢中程未幾罷武舉西歸  
會靖康下詔復武舉州家以君應詔有旨令直赴殿試  
至中道京城破而返卜築林泉作亭名逍遙以老焉卒  
年六十六娶張氏先卒再娶楊氏生二子夔中粹中粹  
中亦卒五女皆適進士其一即陳泌也

景德友墓誌銘

壬午夏考試臨邛景德友造為臨邛縣因見之德友面

目有憔悴不任之憂問之則曰令以撫摩愛養為職而  
誅求暴橫者得以擾之令以慈惠循良為心而培克彊  
禦者得以勝之今將逢大吏之怒不免於此必矣語別  
未兩月德友以訃聞嗚呼德友魁然丈夫大腹長幹笑  
談折衝俗子間獨不能容細碎米鹽計乃以令一邑死  
乎德友鄉侍親官上庠學天下文章不能自致一第而  
以世為官是困其所學也試吏三十年以才業策畧所  
至為東閣重客卒碌碌不盡見是貶其所施也與之語

色和而不暴與之處氣靡而不亂不至褊淺肝鬲謂必  
能寄煩任劇乃反死矣是嗇其所賦也德友葬有日其  
子大同以其弟鑄狀乞銘德友諱某姓景氏世普慈人  
曾祖某祖某父某以紹興五年郊恩補將仕郎辟川陝  
茶屬闕陞右從事郎江津令未滿除秦司茶屬秦司罷  
除瀘南帥屬未滿又改除四川茶屬以舉主改宣教郎  
以茶賞循通直郎潼川郪縣丞丁中奉公憂服除知中江  
縣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循承議郎卒以隆興元年

某月日葬以二年十月年五十七娶張氏贈孺人三子  
大中右迪功郎瀘川尉後一年卒大同右修職郎眉山  
尉大亮業進士六女長嫁右承事郎鄧樞次適楊元行  
餘未筭葬於導江長樂鄉從先域也銘曰以穀治病誠  
不如蓼之苦以麟為捕誠不如貓之武服膺禮義而仁  
以行之誠不能見人捩目而含怒嗚呼德友死乎吾以  
銘其墓

任承信墓誌銘



君諱衍字達夫姓任氏本眉之諸任為望族侍其父黃  
中徙黎再世矣丞相虞雍公允文守黎黎瘴鄉以薄寒  
中人如瘡狀皆瘡黃上浮下弱土無藥醫得君甚喜因  
令診視屢效問以所得君曰人稟於天而氣血有肥瘠  
多寡適天之寒暑小變人以所稟感之彊為弱疾弱為  
彊疾以違天中和之氣為醫者或偏陽以治陰或偏陰  
以治陽一毫千里經絡從之是以藥殺人雍公曰此昔  
人醫國之說也未幾雍公當國呼與俱經所療治國醫

無出其右尋命以官為承信郎幹辦官雍公進退天下  
士善善惡惡君宥為蜀士道地不少如與黎士置科場  
取士所得士與中州比人以是賢之會雍公宣撫四川  
君卒於漢中年六十四卒以乾道九年五月十一日葬  
以淳熙二年三月初九日葬黎之漢源縣某地二子長  
子某以樞府恩補登仕郎次沈承信郎二女長適進士  
范仁次適鄉貢進士樊熾余守黎得瘴疾命診之曰表  
腠風邪投劑即愈又曰使君於黎厚矣兩邊不聳治之

寬猛猶吾之對病為藥余首肯之會余被召去黎君送出邛峽關夜分呼與語知君有性理學且知佛書其通於醫信矣君孝友好義傾貲以救人緩急前後葬遺骸放生皆可書銘曰一棟之隆不如礎萬里之翼不如風吾學岐篇妙與天通言可醫國瑣瑣疥蟲有不足攻銘執其寔水複山重

程通判墓誌銘

石歲壬午被命倅彭與程子伯友為代先日伯友以書

往來平昔相好也至期伯友坐累對移不得以倅事交  
手相付每每以為恨而深致嘆息者州賴伯友以濟以  
善其後者甚多且彭三邑廣袤百里歲費二百萬是將  
安取未酤而催酒息未摘而須茶課夏秋未熟而前期  
探賦甚於履畝籍苗而取者自非苟且權辟為名與減  
舉員定賞格至無人敢令此邑民急則操吏吏急則持  
官摸稜齷齪幸免以去者其為員丞如我輩不武多矣  
伯友一事一件皆有條目可考如築芳菲館特其遊戲

自言如見錢流地上後來者以母權子酒本續續不絕  
而息亦僅集至令他人以成能名伯友乃不免官坐嗚  
呼誰適階此耶嗚呼使伯友不死與今之為吏者比量  
材具未必不過竟止此耶伯友死葬有日其友榮州李  
使君以書屬銘則按伯友姓程氏眉州人諱某伯友字  
也以祖寶學公廕補登仕郎以右迪功郎監雅州馬務  
奏差綿州推官監味江鎮稅循右從事郎知威遠縣任  
滿舉主改右宣教郎知簡州平泉縣轉右通直郎簽書

合州軍事判官轉右奉議郎以年勞賜五品服丁母碩  
人憂外除通判彭州轉右承議郎該今天子登極恩轉  
右朝奉郎通判閬州轉右朝散郎卒以某年月葬以某  
年月年五十九先娶史氏先卒追贈安人再娶王氏二  
子畏蚤卒次子以德知為文以父蔭當補官七女長適  
資州右修職郎前階州錄事叅軍何師文次適眉山故  
右迪功郎臨邛縣尉呂道久次適隆州鄉貢進士陳厚  
次許字邛州將仕郎李某三未行君幼孤奉母孝而能順

諸父以色詞性倜儻有膽畧呐呐不能出口據坐對衆  
閉目若欲瞑臨事則決然抵掌蹋足不少回忌此其耳  
目習熟天姿英敏異乎以政學者也且如論馬政以杜  
蕃蠻之隙焚腐茶以弛官吏之欠綿州軍變則就察首  
謀者陰戮之以安反側之心平泉量田則曲循有詞者  
少更之以全經界之令其他學校之立橋梁之建所至  
皆好士愛民切切有過人者攝守事凡三懷安廣安彭  
州初不以時暫苟於攝以快其意是又可嘉者曾祖某



祖某父某伯友者張丞相浚席參政益趙待制聞皆欲  
交章論薦卒不賴其用自以有得於荆吳佳山水歸卜  
勝處作載書亭與英俊游曰此吾菟裘也銘曰借他之  
車或得而馳乘副之馬或繫而維挾短箠以自竭孰若  
抱長策而勿施載書亭中萬卷凜凜乎世授之師有韜  
其竈以詠銘詩

知均州常朝奉墓誌銘

常子大防與余善始余館成都范氏常子與范氏中表

率蚤莫往來時常子以新進士解褐眸子炯炯慢視他人意不能趨繩墨局促相與論天下事至抵掌奮髯出語無一顧忌或時酒半面熱則雜以歌嘯仙佛文章巧出奇見無一不有或時遇俗士則斂衽下氣惘然若孺子緘口坐隅欲睡余固竒之而人莫測也一日謂余曰今天下用兵蜀大如斗吾輩豈能戢翼小啄籬落間乎吾從父方得君立朝為中執法或階此吐一語取富貴無難時江湖路梗蜀士歲率不能一二至而時相方以

吳蜀易地而仕雖名開之而實抑之蜀士寧困窮吏州  
縣不肯去仕一郡守或丞舍此無過望常子毅然以行  
至會中丞公以言不合委去居秀州之海鹽常子往拜  
之中丞曰固望吾子以門戶事吾方炙眉忍痛尚有言  
哉既至扣丞相府言事人固知常子之為蜀人中丞公  
姪料其必不合常子口囁嚅含機牙度不中不妄發時  
相亦務以常子收名聲因令盡所言常子逆知之而實  
不輕也因慷慨言曰相公誠愛蜀士請三言而退一曰

察孝廉以厚風俗二曰容直辭以廣言路三曰謹邊防  
以備敵寇時相方務文致太平自待以無事竒其言而  
不能用得倅閩中再倅洋川人皆以常子進不得意常  
子胸中蓋浩然也因著文曰榮歸錄尋除均州未赴以  
疾卒年五十常子諱城大防其字也世居華陽為詩書  
聞家曾祖某故左朝議大夫贈銀青光祿大夫祖某右  
宣德郎父右奉議郎常子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龍安酒  
官龍安縣令閩洋二州倅官至左朝奉郎其居官勤敏

公廉務大體畧細故愛民戢吏有銜寃至獄具欲死者  
破械而申之以得活者數人其文慕退之之奇嘗注退  
之集藏於家娶某氏二子曰有終鄉貢進士曰有開女  
五人長適新政尉梁及之次適進士李光實次適將仕  
郎張觀餘未嫁卒以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某日葬於  
綿州巴西之龍溪則某年月日也有終以其叔父堪狀  
請銘以石為知常子者不得辭則為銘銘曰鄭刀宋斤  
土物有善此材之良胡以蜀限豈憚於行鄙蜀以遠言

吾如醫視其陰陽中則不欲外何以臧開實抑之蜀天  
一方麾去不留我則遊戲詩書混混如水方至濡之沫  
之有懷未試既嗇其廩曷永厥年天意惘惘後當有傳  
龍溪之寔吾銘其堅

鄧承直墓誌銘

歲庚申金人陷順昌以驚吳會士論皆欲迎戰時相猶  
執和議不變天子惑之時鄧君昂以布衣走行在所上  
書論天下事其言曰願陛下勿聽樊噲之空言納婁敬

之逆耳蓄財養師以為後日之舉時相頗采其言奏上  
曰此非特某之意公議亦知出此於是和議遂決尋欲  
命君以官俾君出見邊將喻指君由漢汾梁洋以行盡  
得地形控扼虛實與軍食多寡還再上屯田八策即補  
右迪功川陝宣撫司措置屯田行公邊數州隙田得一  
千三百四十二頃有畸歲省四十萬斛時營田使即鄭  
公剛中也君之說未盡施會營田司罷君去官再上增  
修營田二十策且曰今營田罷司分隸諸將總領財賦



者抱文具而地力之盡不盡不問莫若專置一司以隸  
戶部又曰湖北有可耕之田川蜀有可耕之民可誘民  
以耕實寬鄉補以軍功要民均田盡乃止書屢上不報  
循文林郎夔州觀察推官參議官張士襄以勢援自豪  
君詣鼓暴其惡會士襄入為監察御史君不少回忌幸  
其說之或中時相雖嘉其直不能用授成都稅官滿代  
循儒林郎以賞當轉承直郎以卒實紹興二十八年九  
月十四日年六十有一君系出南陽宋有諱藻者巴西

令遂為資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妣勾龍氏繼母  
謝氏封太孺人娶謝氏家本儒素才中人產而不能力  
學自立萬里往返襤被勇往不為宿儲計雖屢沮抑而  
剛介自許以抱負經濟惘惘於世冀有所用卒不盡施  
可哀也已文集若干卷藏於家母太孺人謝氏李氏之  
甥於君有中表余被丁丑召東下君來同舟余讀書君  
草牘蓋晨夕不輟也余為太學官君被疾逆旅余日往  
問醫藥至卒治殯斂所貲雖枕篋遺墜搜得之納櫬西

上至夔俾其子國華會石於君死生之義至矣其忍辭  
銘銘曰哆口修幹見其人而聞其名論事發策儒之書  
而武之兵曰和曰戰孰敗孰成執君之藏以永詩銘

鄧文學墓誌銘

某年月日某州文學鄧君皞暴卒於資州之客位先是  
朝廷以慈寧宮慶賚大恩覃及士大夫之親皆得級爵  
君以親年例當得爵請於州州吏以微文格沮君九頓  
首日往候太守之顏色詞益危請益急守怒至不顧君

忿憤氣勃勃填咽以死州之士無賢不肖知哀其死於親而憫其蹭蹬不遇君舉進士蚤有聲場屋豈不能得一第以華其親乃冉冉七舉恩科自度其親日月且喜且懼不得已猶覲大恩之弗遺此豈人子過望而一跌至此可哀也已春秋郎之戰聖人憫童跼之死君之孝於親以死不猶愈於童乎君字熙民諱其名也鄧世資人為資望族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年若干子女若干君之子未艾亦鄉貢進士以其兄國華狀來乞銘以

葵實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墓域在盤石縣某山之原予嘗與君共坐棘闈時連席喜君筆詞翩翩若欲脫去舉子窠臼蓋為夙學薰染以自困踣苦海中以死寧非命乎且國華兄弟之請一再拒之不獲銘曰一杯之未辱三釜之未榮心乎於養忍取是為不知者之重輕而汲汲於此名也嗚呼附瑰而生以愴其天者忍啜其羹是為君墓中之銘

程隱君墓誌銘

吾友程驤葬其親問禮於隴西李石答曰父官九品未  
祿以未命士禮葬之驤曰諾又請銘答曰昔之人子有  
文備論誤以華其親可也驤曰欲其傳故以請答曰所  
傳者為其人或其文乎驤曰人以文重故能傳敬跽以  
泣手出大編則其父狀實按君世書生少年有名詞場  
靖康禍變朝廷詔搜草萊竒偉君酒酣慷慨投筆大言  
曰非志功名之秋乎即游邊自効俄以扞邊補官人往  
賀之曰子虛上林薦材未晚司馬長卿何薄乎君竟鬱

鬱雖黨友素期以所學遠到者亦為不滿或勸以少屈  
意州縣君曰士出處二致耳吾本世隱紫筠溪先聖松  
菊故在曷緼袍卧去素能詩時出佳句從名勝林泉詩  
酒適意每客至命驤侍曰吾傾家待士以為汝資驤登  
第曰吾願足矣君諱某字某姓程氏世眉人為望姓年  
若干卒以隆興二年五月乙酉葬以淳熙元年十二月  
壬申祔以其配某氏男一人即驤新漢州綿竹縣尉女  
二人長適通直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師祖慶次適鄉貢



進士韓廷圭孫男二人諾詔墓在彭山縣漢安鄉遠祖  
從吉隱居紫筠溪號紫筠居士曾祖可節祖資父發深  
於春秋悟性理而不喜佛學事繼母史氏盡孝史視之  
如已出一介不妄取予然亦不靳貧者倒廩負者折券  
故多得道塗鄰里之譽先是眉之三蘇氏以元祐學排  
王氏為蜀倡天下知師之重之間有折入他門而捷出  
以媚時好人謂俗學石來守眉方天子尊尚蘇氏求所  
以敷揚聖學以激士氣而廣風俗首得驤登門能誦說

蘇氏學無一語預吾官事國人曰幸哉君子矣銘曰嗚呼蒼  
頤山之門有老翁仙乎泉上有臺焉而太白讀書仙乎  
神乎麟翊而鳳趨中開紫筠隱士之廬吾銘厥世斯為  
寔諸

資州程使君墓誌銘

資州程使君以疾卒於治寢在法終於位則以官書州  
之人愛使君猶曰吾州使君云李石於民之一也公子  
師夔執經石門用是走使以訃至未幾以弟援狀以葬

蔡緩銘亦緩非他志也石嘗評公之文凡三變始以經術中以議論終以叙述經術之文淵而旨議論之文陳而肆叙述之文理而盡凡向之以文字往來者如大蘇尚書公符小蘇博士公籍喻駕部汝礪運副范公瓚檢討邵公博石與使君日處其間其諸公之羣從子弟執門生弟子禮者多名人日沓沓說文不離口而所得於淵源有自者未論其人文可知也如公人猶以富貴功名期之公亦自負以當世意語溫厚而氣寬舒學道之

士君子也時固有陰忌而軋之者公不為少屈故以文  
自昌而卒亦不達石被丁丑召官太學朝路多知公葉  
樞密公義問都御史公民望謂石曰蜀秀如程君引重  
諸公俾來此而公以書來告曰誠有東下意終不能隨  
金帛之舟以幸捷出既而石被罪上峽值公舟留一夕  
飲酒賦詩去來彼此無礙也公既得州石亦倅彭書問  
不間斷如昨未幾以訃至彭矣嗚呼士有艱於一進如  
公而袞袞者肆焉悲夫公諱揆字端卿始祖浚儀令鐸

唐末入蜀家眉之武陽曾大父賢良公諱希甫大父沂  
熙寧間以經學教授捷為因為捷為人父植右承事郎  
累贈右朝散大夫君宣和初以博士宋公齊愈挈之入  
太學補中舍與趙雍姚孝寧熊彥詩王晞亮孫汝翼為同  
舍生諸博士如孫逢者傾遲公以為上庠之重未幾以  
春秋科登建炎二年進士第任彭州司戶叅軍試中學  
官潼川府教授以十策干樞密張公浚奏差榮州軍事  
推官再除成都府學教授循左文林郎以舉員改宣教

郎通判瀘州轉左奉議郎丁父大夫公憂服除轉左承  
議郎通判成都軍府除知昌州未赴丁母夫人憂轉左  
朝奉郎知資州覃恩轉左朝請郎感疾致其事以卒年  
六十一卒以隆興二年某月日葬以乾道五年某月日  
初娶黃氏給事公哲之女先卒再娶王氏左中奉大夫  
咸之孫五子長師契從政郎次師稷師夔師望師岳三  
女長適將仕郎何震次適承直郎張仲堅次適承直郎  
王子然公為政一切以推行所學為本崇大體畧細故

愛民惜物為務所至有能稱崇學校以養士蓄帑廩以足兵敦儉約以革浮用清靜以矯俗抗益瀘兩帥之橫則義動於色而有貳郡之禮革資中擾政之弊則權出於一而得專城之舉自筮仕至老不衰其有志未盡見於事功亦一世竒傑之氣終不沒也文集五十卷通鑑發揮十卷春秋外傳十卷尚書外傳五卷史評二卷雜誌三卷佛心印三卷藏於家公疾革屬其子必欲得石銘銘曰程眉間家如蜀之文有來捷為山之一雲雲有



五色孕為斯文不亟以徐厥用將大指我如風所觸無  
礙文之用舍闢天成敗浩乎廓然有志永齋是碌碌者  
吾文曷施著書滿家父則已菑後將獲之以永銘詩

先君墓誌銘

惟李氏諱芝蘭者吾世所本也本而上之係唐蔣王諱  
憚蓋四世本而下之六世無聞其無聞者蓋隱也或曰  
無大事業史逸之石聞諸曾大父行曰家本古雍得一  
坊五公入蜀諱廷贊唐末五季官資之銀山縣吾族別

者自銀山始也銀山生二子曰玄易墓在何胡壩今為  
何胡壩李曰玄詔卒於我宋之康定墓距州東北高壘  
今為北門李祖生惟素惟素生旦旦生仲舒娶張氏錢  
氏錢氏於府君為祖考妣生三子長諱佐娶王氏於府  
君為考妣府君幼孤幹度夙成奉孀母與女弟居惟孝  
惟友祖考妣老矣惇苦亦立難於色養而家緩急身任  
以濟履人所不堪地則安之雖阨於遇貧以老無恨也  
幼學不推於用乃蘊積以厚其子亦不肖不孝不能媚

時速科第歸悅其親俾其親終老無食息寧然府君慈  
於子終不鄙謂子為弗能父子啜菽飲水廓然也一日  
命其子以酒曰飲斯吾為父不汝負矣勉旃呼具洗易  
服誦觀音名危坐沒紹興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享年  
五十七諱某字某娶蹇氏先十九年卒再娶杜氏四男  
子石占召谷女四人孫男七人十六年正月十八日葬  
盤石縣北五里先域也卜告繇曰坤阜衍宅滕水壬入  
乙主辛客伏壤如日壙中大五尺有畸土若丹止焉寔

之嗚呼人子忍沽其親之美哉先君子於書藝多通清  
謹混俗陰若有所封殖以待其生棄諸孤日家無夙諸  
鄉之君子其必有知之人未必知之知之者天也雖然  
死生禍福天得以權之矣先君子勤於生以不獲下壽  
痛哉觀堂劉望之作碣以發幽潛不肖子石忍死銜痛  
序卒葬大槩銘之銘曰我隴西李不掩厥先六世不譜  
別於銀山來隱北門莫名其賢惟考君子惇苦克立孝  
友清淨薰然成習利委於路人趨以急我則有子去而

不屑子何能為堅信曰類天之於人而豈終否祖考府  
君水複山深三世幽宅來者可尋言誰信諸有刻墓陰

穆承奉墓誌銘

惟國家靖康用兵以來急於邊餉許人以輸邊補官與  
理選限士有艱於科舉每指為捷徑往往階此躋顯仕  
而不以一進之為污國中之士往往各挾所有折而從  
之銓選益廣品流益雜間有仕不得試試不得盡如吾  
友穆深之其人也深之幼負竒志舉九經童子至京師

會科罷西歸專意禮學與弟湘俱有名場屋累舉不售  
尋以邊勞補迪功郎鎖闈是歲果以周禮為運司首選  
既下第會張魏公宣撫四川深之挾文謁轅門為所稱  
賞辟綿州司理參軍又辟劔州某縣主簿欲要致幕屬  
會罷司不果又從總領待制趙公辟撥發船運深之蹭  
蹬州縣乃歎曰吾書生假此求仕况仕本為貧吾不屑  
此忍鬱鬱向來下第習氣乎褐衣冠隱焉俄以恩轉承  
奉郎牙緋致仕士論高之世豪於貲至所自處如寒儒

士與之交不厭深之藏書萬卷博學喜讀書好議論性  
理通貫二氏多藏法書名畫竒玩動至數千又有園亭  
甲乙勝處持是以交四方名輩人知深之儒者不知其  
富也如提刑馮時行當可侍講程敦厚子山皆其素交  
虞雍公入蜀聞其隱退辟深之子為屬欲因致之深之  
以老辭雍公曰達人也姓穆氏世為彭望族諱某字某  
年六十九卒以淳熙元年正月己亥葬以二年三月丙  
戌城某縣山原深之孝友治家可法喜施不妄予每公



私借貸率為彭豪倡州縣賴以濟多得往來賓客之譽  
余倅彭與深之游日說學哦詩炷香啜茶出所藏縑緙  
評第高下真贗歷環堵觀明牕棊几所居澹如也彭堰  
務本民私自出力至以水利致訟熙寧以來乃始委官  
督部民倚官多出緡募夫歲夫不集益調春夫余改令  
民出米飯夫尅以歲前一月辦事食水家與胥曹利於  
衷掠與春夫之再起爭沮其說獨深之贊余說倡諸家  
出米至是省三十萬夫而春夫不復起矣深之嘗欲俾

予書之未果故併叙其末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三  
子曰某曰璋曰璵某後數月以毀卒祔葬二女長適修  
職郎景大同次適從政郎雍壽寧孫二人紹孫重孫深  
之臨死屬其子璋璵曰當得方舟子銘吾葬且璵游學  
吾門友人蘇楠於牀前聞其語助其請甚力銘曰四楠  
堂上炷香瀹茗誰賓誰主練江分流遠於花竹樂此春  
莫嗚呼桑下之嗟樹下之踞吾不欣戚於其毀譽蓋寔  
而藏銘以為固

忠州文學趙君墓誌銘

趙君諱樗年字難老一字子壽世為蒙陽大姓其先名  
驥者以卧龍賦擅名朝廷復詞賦科人猶指為卧龍趙  
氏父子世習此科時出其長以傾蜀士輩學者亦樂從  
君父子求指教為場屋繩墨君之父錄事參軍以是登  
科君亦以是為鄉首選尤長於春秋其說破凡例得注  
以尊聖人之經嘗曰優柔厭飫用心如是足矣四薦該  
免恩敕補忠州文學以卒士論屈之以君負有用之學

而跼於程度之文挾可施之才而躓於寂寞不試之地  
至其窮性命蹈仁義孝友溫裕浩然冥心於道而廓然  
達識於萬一不以榮辱得失累所守乃反不逮下壽豈  
天所以畀君者自有理而君所以自取者庸彼易此而  
相為乘除乎年五十五卒以紹興三十年五月葬以乾  
道二年四月某日墓在某地曾祖某祖某父某漢州錄  
事叅軍娶王氏賢良之孫女二子恕愿四女皆適士人  
石曾識錄事叅軍因得交君為文字之友時席公益典

成都范公頃鮮于公翰為漕君父子與二漕中表親游  
諸公間甚得俊譽席公稱其文李寘欲館致之不能石  
來官成都則君皤然鬢矣自號廣莫野人且曰幾與故  
舊相忘况懷刺他謁乎家藏千卷書自丹鉛鈎提至老  
不衰精於古律詩多竒語至其他文皆有法成集藏於  
家恕以春秋世傳其學銘曰草衣提贄何必徑三年奏  
篇士莫聘酬未當價夫何病脫然幽棲見天性廉江東  
逝圭璧瑩臯如填如銘所敬

趙郡王墓誌銘

仰惟太宗皇帝顧念幽燕靈夏皆我舊民淪於羌狄思  
有以羈縻之適夏人繼捧納地來歸因賜姓得升屬籍  
賜名保吉保忠至於西邊能自拔於羌落皆得援保忠  
故事此趙君亦得賜姓名用此例也一日君之子威州  
兵馬監押趙某以狀來告曰吾父死朝廷遣中使宣諭  
給錢百萬以葬父子兄弟世蒙國恩外固可畧而內不  
可無書則按君狀云君之先出姜姓春秋為陸渾漢為

鄯善唐為吐蕃牙帳在金城為西平郡魏為鄯州隋仍  
為西平郡皇朝為西寧州君世寧州君之世在本朝者  
為溫希結生二子曰溫希錫勒君曾祖曰且勒斯賚祥  
符間求內屬為莽沁首領授寧遠大將軍以敗元昊  
功加河西節度使生三子董戩檢校工部尚書轄戩英  
宗時襲爵莽沁公賜推誠順化功臣元豐中封威武郡  
王夏人許割地以畀且間之不從神宗朝獻圖夏人之  
策詔褒其忠其子默正獻洮河二州地賜姓名趙思



忠是也贈洮岷軍節度留後其子懷義元豐八年以蘭  
州進討功加左藏庫副使祖曰溫錫沁元豐中以圖果  
莊功遷瓜州團練使考曰錫巴袞元祐六年亦以果莊  
功為勝州刺史賜姓名法溫封西平王以子恩屢封安  
康王君舊名尼瑪丹怎宣和間以其世有之地至西海  
內屬請賜於朝賜姓趙氏名懷恩授武功大夫留京師  
欽宗即位加右武大夫思州觀察夏人合諸羌犯西寧  
王師久不利有旨令君往喻禍福降者數萬計光克壽

聖皇帝登極封隴右郡王加食邑先是君之母兄隆咱爾  
獻土賜姓名趙懷德大觀初以招降藏希卜得功遷雄  
武軍節度使死贈開府儀同三司安化郡王至是金兵  
至陝其子忠順專兵河外全家與金人戰死君逃岷州  
山間烏珠訪君所在曰若歸我函谷以西可得也君曰  
我世受南朝厚恩義不負宋烏珠以兵脅而追之君遁  
走二丈溝間君泣曰我不負國死此命乎馬一躍獲免  
宣撫張公浚即以君節義表於朝留主管隨軍機宣朝廷

以君不從偽命備見忠節除熙州觀察使都總領河南  
兵將紹興初有旨居成都朝議欲收復熙河制置席公  
某宣撫吳公某薦以君招撫以和議寢之二十三年改  
鼎州觀察使仍隴右郡王加食邑二十七年充成都府  
路兵馬鈐轄三任九年前後食邑至三千一百戶實封三  
百戶君精騎射馬上盤兩石弓的不虛發雖起邊羌世  
陶中國冠帶禮義而性資忠孝故惓惓臣節雖迫以九  
死莫屈也先是君之造朝也賜對便殿徽宗問疆場安

否狀君曰獨苦童貫擾邊生事時貫本兵柄意務恢拓  
百計撫存禮意固結君以傾諸羌以張大邊勢雖陽與  
唯諾而內沈鷲不變宦者楊戩至奏君謗訕大臣欲徒  
逐之故異日訓詞有抑於權臣之語君憤夏人以本朝  
故為世仇必欲佐恢復以償夙恨宣撫張公得之置之  
腹心以所服戎服金帶贈之紹興間敵揚聲一出盧甘  
一出南山一出虛秦以疑我師君白吳玠以盧甘道寒  
不可行決來成鳳不若重屯成鳳扼褒斜已而敵至和

尚原以敗玠奏君料敵之功君力辭敵再和君謂和議  
決不久不若先事制勝為永利時相方大主和議有告  
君之言外臺觀望以君搖撼誕謾生事械致君獄賴尚  
書張某保全已而言者伏辜君自此絕口不言兵而專  
意於浮屠竺乾之書矣會完顏亮渝盟議者服君先見偶  
三路捷至君酌酒自賀曰太平可待王師駐順德不進  
敵屯鳳翔川邊搖動制置使王公剛中訪君以近事君  
閉目不答強之君不得已曰始併力鳳翔則五路不必

下今我師已老鳳翔之屯甚堅非我之利可知所得賜  
賚前後散施事佛給貧餘則奉賓道塗無虛日有不願  
於君者曰是羌兒種習結客將何為且縻高官厚俸安  
用欲稍裁制減削至誣以獄乃憤憤卒卒以某年某月  
葬以某年某月年若干娶包氏馬氏楊氏先卒再娶馬  
氏王氏皆封碩人三子長曰某秉義郎叙州兵馬監押  
次安國成忠郎皆先卒次寧國敦武郎威州兵馬都監  
二女長適忠翊郎黃師閔次適忠翊郎王褒孫九人康

朝忠翊郎慶朝昌朝顯朝皆成忠郎拱朝光朝翊朝皆  
該奏未出官世朝熙朝早卒孫女長適成忠郎王延章  
早卒次適王珏二人在室竊謂禹貢之法叙等春秋始  
而地中而人終而子有進無退無絕法也國家務復境  
土而嘉君之世其有感於君之死而給復其窀穸事甚  
寵石宜侈其書不得辭銘曰國之用材初不擇地金玉  
珠貝以遠而致一善或進有縻其類我德無疆爾世不  
墜其自伊何神鑒在天其來伊何有土有田豈利爾私



馮類而遭舊壤吾民一視同然材不棄遐武諳惟傑陶  
染一新冠帶就列我豈爾徒誰則猖獗闔門死事有全  
其節奕奕其氏滔滔其源籍國之屬父子弟昆爵秩惟  
王儀大爾門既華厥躬凡百子孫惟孝惟忠其漸未止  
天心雨露南北赤子跬武歸疆如隗之始誰刊吾語以  
告諸史

孝廉先生墓誌銘

孝廉先生者吾鄉錢造父也鄉人私先生故以名孝廉

國舉也以私故冒所國於士以有二者之實名下彰雖私猶國也得以所舉為稱先生有懷不耀業詩書求一官不見試悠然自足田舍雖六萬粟義所不顧何愛於名而為是翦翦蓋國之人私先生也朝廷許歲舉孝廉未有的出應此選或者名未揭於公卿鄉曲清議已竊指其如羊頭馬脯至先生則曰某事孝某事廉若干條擬實可名是宜舉不謬頃歲李公瓚制置四川首以先生應選先生憮然曰孝者不違親以徇祿廉者不輕生

以貪糶使吾蒙其名而敗其實可乎識者高之年六十  
二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娶  
杜氏三子某某其一女適鄉貢某有文集四十卷藏於  
家許下劉子望之與先生交游其舉孝廉之詞曰孝友  
之行著見頗多狷潔之姿一毫不苟劉子以文信於蜀  
人重劉子之詞於先生也又加重焉銘曰士實考素名  
從而榮世或溷之雜其渭涇嗟嗟孝廉忍避此名列此  
寔詞百世儀刑

樂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才字子美姓樂氏系出微子後宋公子樂以名  
為氏十一代祖山通禦張林叛以功授資州別駕因家  
於資其處蜀處邛皆其夫也始日蜀之樂侯名夏者來  
典資訪資族與通譜得先生兄弟二人方少年秀於經  
業因館之使與其子弟學號大小樂君以鄉諸生出入  
禮法自持人不知其為太守族子也故私謁不得入而  
守益器其為人曰是足為吾子弟範矣未幾大樂君以

舍選貢因留辟雍久之解褐授官歸先生猶鬱鬱鄉校  
士論稱屈歎曰吾伯氏足任門戶責矣誠得挾卷山間  
水涯以樂吾年不猶愈於得失榮辱以自累一試乎時  
先生猶奉老府君在堂甘旨伏臘僅給而老府君喜賓  
客好散施為人子未嘗顧望後日計奉其佚樂而佐其  
所未足公私辨治一髮不以累親心先是大樂君三游  
上庠裹糧送迎皆老府君為之費大樂君不幸且屬諸  
子曰吾既以學破家不得更希覬田業以為己分先生

曰吾義門兄不以非理乾沒且廉於自取吾忍使衆子  
長貧無一藉手以奉祀吾兄乎故老府君身後所遺悉  
均之衆子無留私所居營亭館水竹之勝對客觴酒笑  
談手未嘗一日廢書教二子親授句讀而厚於擇師故  
二子得以奉承儒素之業於今不墜也先生邃於書鄉  
曲後生尚能言其指授以法焉年五十八卒實紹興癸  
酉四月八日娶蹇氏後七年卒生二子夔進武校尉益  
將仕郎三女長適錢某先卒次適蹇某季適蹇某孫男

四人夔益以隆興二年十一月九日舉君之喪祔以蹇  
氏葬盤石縣之月山鄉乞銘以寔石與夔益道誼意愛  
不薄且皆蹇甥也每從諸舅行時節往來致禮輒泣泣  
皆能親其痛首以請焉嗚呼其忍辭之其忍辭之銘曰  
借鋤不借其然於百年之親終殄臂得飽傲然於一日之  
者孝悌以刑儒門之清如樂氏子父子兄弟一榻空山  
足以為世授之榮益固其藏風吾詩銘